

母亲的人情世故

◎陈国凡

前几天,老家的电视机坏了,无法启动,任遥控器怎么按,它都无动于衷,按机身后的按键也没什么用。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再没电视看,他们两个人就更觉得寂寞了。因为已过了一年的保修期,只能交给镇上的家电修理铺修。父母年事已高,无法将电视机拿到镇上,我在外,一时没法回家,就想查个电话,叫师傅上门来修理。没想母亲不答应,说上门修还得另付30元上门费,白花钱,划不来。母亲一向节俭,从不花冤枉钱。

“哪天叫你爸拿到镇上去吧。”母亲在电话里说,“反正村口就有公交车,方便得很。”

“液晶电视很轻的,没问题。”父亲附和道。

他们既然这样说,我也不管了。我工作忙,一时就把此事忘了。

后来,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电视机已经修好,叫我不用再挂念。我才想起这事,有些羞愧:“是老爸拿镇上修的?”

“不是,刚好村上金莲家的电视机也坏了,她叫师傅上门来修的。”

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但我也该回家一趟看看他们了。

没想到周末我回家时,他们俩正在争执。母亲拉着我评理:“你爸一个大男人还这么小气。”

还是修电视机的事。因为是金莲叫的师傅上门,母亲间接省去了上门费,但母亲不想白得好处,就给了金莲15块钱,两家平分那30块钱上门费。乡里乡亲的,金莲哪里肯要。母亲一心不想占金莲的便宜,就决定送点蔬菜给她。两个老人竟然因为送什么菜、送多少菜起了分歧。

“给几个萝卜也就算了,家里就剩3颗花菜,你妈硬要送两个,而且是最大的两个,她又不是不知道我最爱吃花菜。”

“你呀,真是的,这点气量都没有,难怪当初舍不得给我买件新衣服。那时我还是新娘哩。”母亲嘴巴不饶人,居然翻起了陈年旧账。

我知道母亲的心思。母亲向来如此,从不让别人吃亏。我小时候,过年给亲戚还红包礼,人家包5毛,她就包6毛;人家给8毛,她就还1元。人情往来,现在仍不少。父母生病,晚辈来探望会个红包,母亲倒是收下了,可等人家离开时,她给的还礼红包数目更大。“要节俭自己节俭,哪能白拿别人的好处呢。”母亲常语重心长地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从事的行业不一,当领导的也有,却从没一个出过什么事的,我想这和成长过程中母亲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

还是顺了母亲的意愿吧,我只好劝父亲:“老爸,我这就给你买花菜去,比家里的更多、更大。”

“这能一样吗?这外面卖的能和我自个儿种的比吗?”父亲转身走开了。我知道,父亲虽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向母亲妥协了。

母亲认真地把蔬菜装进两只红色塑料袋,提上,风风火火地出门去金莲家了。



祖孙游戏

◎子穆

说好老了不分开

◎管洪芬

一个相熟多年的朋友来和我告别,说她过几天就要去外地儿子家长住了,我知道她儿子大学毕业留在外地工作,然后就地结婚成家,如今儿媳妇有孕待产,她这是要全家团圆加帮衬儿子了。只是想到朋友家还有几只宠物,不知如何处理?

朋友听我一问,脸上竟显出几分无奈,说只是自己一个人去儿子家而已,她老公并不会去。我有点惊诧,这是要留老公一个人在家里?我记得她以前常说:年轻时候为了生活与老公两地分居,以后老了反正谁也别想他们分开,怎么着也得过过两人世界。这是怎么了?

朋友理解我的疑惑,解释一方面是儿子儿媳只招呼她一个人去,说老家总得有一个人守着;另外考虑儿子他们赚钱辛苦,生活也不富裕,两个人去难免开支更大,而且到时家里多一个男人,怕儿媳会不自在……反正现实存在很多问题,他俩必须这样安排。

听着这些,我的心情也突然郁

结起来。

我们家和这个朋友家的情况基本相似,这些年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老公抛家别子在大城市上班,我呢,就留守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两地分居的日子,思念和孤独占据大半的时间。曾经无数次,我和老公畅想:现在是无可奈何,等以后孩子们大了就好了。等他们成家立业,我们就回老家去,养鸡种菜,也过过闲散生活,再不分开。也有很多次,我们又突然想着到时孩子们成家立业,再有了孩子,他们又要工作又要管家,少不得有人帮衬。这种苦我们是深深了解的,我们爱孩子,又岂会放任不管?老公就说,那我们到时就一起去给他们做饭、洗衣服、带孩子……预设了回乡种菜和去孩子家帮忙以及其他各种情况,我和老公一样,却从来没想到过我们俩老了还可能要分开。

真的还是要分开吗?我想都不敢继续往后想了。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儿媳妇

晒出自家和老公兄弟签的协议,商量好两个老人兄弟俩每家一个,在各自分到的儿子家吃饭、睡觉。从她说的情况看,老人的日子应该过得战战兢兢,稍有不注意,就会被认为偏帮哪一家,然后招来争吵……而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人说他们那儿也是这样,老人们难免分开。

忍不住和老公说起这些事,老公让我别想太多,他的想法是现在抓紧时间好好攒钱。到时候如果孩子要我们帮,我们就一起去;如果嫌我们住一起不方便,我们可以自己在边上租房另住;还有一种办法是直接给钱帮衬,让孩子另外雇人,我们就不去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老了就不分开……

老伴老伴,老来为伴。我和老伴以后真能不分开吗?我不敢想,也不想再多说,怕就此坏了老公的心情,只希望等我们老了真能做自己的生活,真能够不分开。但愿两代人之间能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贴,都能延续幸福生活。

想起姚书记

◎张良炽

又到岁末,社区秋韵合唱团照例在积极准备文艺节目,组织辞旧迎新联欢活动。偶尔翻阅老照片、老视频,看到了社区曾经的老领导姚曙光书记在十年前社区辞旧迎新联欢活动中登台表演,那次,他一曲《天路》让人耳目一新,如此高难度的歌曲他也敢挑战,而且完成得那么从容、那么好,令歌友们折服。

姚书记是秋韵合唱团男高声部的成员,合唱团成立初期,姚书记常和大家在一起唱歌、喝酒、打牌。2014年6月,南通市举办县(市、区)江海之声合唱比赛,文峰社区以秋韵合唱团为基本队伍参加了这次合唱比赛,姚书记也在百忙当中参加了排练和比赛,为秋韵最终获得老年组银奖贡献了力量。还发现一张12年前的老照片,那是2012年,南通市文史学者吴声和牵头组织成立我们社区的诗书画院,朱剑、顾嘉禾、崔印能等各位老领导

及南通市书画界诸多名流闻讯前来自贺,姚书记亲自主持了这一盛大活动。由此可见,社区历任领导对社区文化活动的高度重视,可以说从姚书记任内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了好头。

姚书记在2013年4月份中过一次风,当时或许没什么后遗症,他自己也没有引起重视。2016年他再次犯病,这次就开始影响走路、影响正常工作了。但他并未气馁,每天坚持步行锻炼。有一次,我看到微信运动步数排行榜上姚书记名列前茅,我一高兴禁不住给他点了赞,他诙谐地回复说:“我没办法呀,再说我三步才抵你们一步!”他说,其实他是先天性血管狭窄,并没有什么办法改变,只要不过分劳累、紧张、操劳、醉酒,应该没事的。他言语中透露出某种无奈。是啊,社区领导号称“小巷总理”,大事小事都得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其

劳累、紧张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2020年年初的特殊时期,在与姚书记微信新春问好中,得知他还在值夜班,我很惊愕地问:“你身体不好,也不能照顾一下吗?”他回复:“是我自己要求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其他人做了,我也只能值值班了!”

2020年4月初,社区组织夹道欢迎支援武汉抗疫的南通医护人员胜利归来,我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做了个短视频,落款时将日期写错,姚书记看了以后在微信里及时地告诉了我,还不无遗憾地说:“拍的、做的都挺好,我以前也喜欢玩视频,不过,现在拍这些确实难了。”

偶然间惊悉姚书记已不在人世,感到很是痛惜,虽然平时与姚书记的联系不算很多,但他低调、谦恭、随和、务实、善解人意的工作作风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姚书记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生命的曙光就过早熄灭了,实在是可痛、可惜!